

12-2012

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：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

Kwun Hin L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羅冠軒 (2012)。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：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32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32/iss1/1/>。

This 專題文章 Featur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——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

羅冠軒

緣起¹

我是小說家董啟章的忠實讀者，一直對他對事物的洞察力、博大無邊的學識和無窮無盡的想像力深感敬意。他的這些特質在其小說集《地圖集》中顯露無遺。在《地圖集》中，他以小說的形式和詮釋學的手法去解讀一張張和香港（他稱之作V城）有關的古地圖，文字貌甚為瘋狂，但內裏不乏深刻獨到的見解。從他的文字中，我看到了地圖和歷史之間，與及繪圖者和讀圖者之間互為表裏的關係。《地圖集》使我知道地圖這個範疇是「有文可寫」的，而一些無甚組織的問題亦驅使我開始閱讀其他有關地圖的論著。

及後在「文化研究中的歷史」的課堂中，馬國明老師把班雅明（Benjamin）的〈歷史概念名題〉列為課程讀物，此文之於我有如醍醐灌頂。班雅明的寫作模式對讀者來說（可能只是我吧！）一點也不友善，在讀〈歷史概念名題〉之前，我一直也無法進入班雅明的哲學世界。然而，透過閱讀這篇文章，我意識到那些在讀《地圖集》時出現的破碎問題，正隱若地召喚著我。²於是我便決定以此為題，作為我的期終論文。本文的前半部分則是在探索地圖、歷史、空間、時間和班雅明的哲學時的思想整理；後半部分所引用「領匯霸權地圖」一例則希望以實例貫穿並闡明前文的思路，並指出前半部理論上的討論是能轉化成改變社會的實質進路。

班雅明式史觀

班雅明在他的遺作〈歷史概念命題〉中批評了在十九世紀盛行的「歷史主義」觀

¹ 本想寫一個「正常」的論文引子，但卻感到有點矯揉造作，於是緣起代之，統合本文和我在寫此文章時的經歷。

² 下文會詳解這個「召喚」是甚麼意思。

點。³歷史主義者要求人們在審視人和事物時，必須把它安放在它所身處的社會歷史脈絡下研究，才能得知其所以然。歷史主義的理論前設是：我們能夠「客觀」的審視「過去」，「過去」是一個客觀的存在，「對於歷史主義來說，過去就是時光隧道的另一端」，⁴只要我們願意走，就能到達過去的目的地。以歷史主義看待過去，就如隧道只有一個出口，會傾向得出歷史是「非如此不可」的結論。因此，這種姿態的前設與進步論者不謀而合，人類社會的演變存在著某種必然性。班雅明認為把歷史主義和人類進步論連繫起來的，是在背後支撐著這兩者的一種時間觀。在這裏，時間是以線性模式表現。過去的已經過去，亦只能被稱為過去，現在不過是過去和將來的過渡。歷史主義追求的是把事件像珍珠項鍊一樣串起來，並顯示其因果關係，而時間就是把珍珠串起來的繩子。同樣地，人類進步論也帶著同樣的時間觀：歷史中成王敗寇，勝者必然是比敗者優良，方能永垂史冊，因此，把歷史項鍊所串連起來的只會是由歷代勝者所打磨的珍珠。當中以社會達爾文主義最能言簡意賅地道出這點，所謂「適者生存」，弱者既不能存，又何以記之？物競天擇是人類社會的進化史其中一項重要的法則，在線性時間上汰弱留強，凡存在必合理。

凡存在必合理，暗示著不合理者理應消失。班雅明在寫〈歷史概念命題〉時，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，班雅明猶太人的身份使他更能感到極權主義迫在眉睫的威脅。⁵在命題八中，他清楚地寫出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有機會壯大，是因為進步論中的假設：線性的時間就像一條歷史軌道，我們一直在軌道上，向著一個把我們帶到更好的方向進發。在時間軌道上，我們有上有落，有平路有崎嶇，但這一切都不重要，因為一切都會過去，美麗的終點就在後頭。時間在這裏是「同質的

³ 〈歷史概念命題〉一文並不是像一般邏輯、段落、文理清晰的學術論文，此文乃係二十段各自獨立而又彼此相關的命題組成。

⁴ 馬國明：《班雅明》。台北市，東大，2008，頁57。

⁵ 班雅明在1940年逃避德軍追捕時自殺身亡。

（Homogenous）和空洞（Empty）的」，⁶既然每一步都是必經之路，它們均有相同的重量。因此，即使是敵視法西斯主義的人，也因抱有進步史觀而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出現不過是歷史常態，是人類進步邁向更高層次的過程中必須跨過的欄柵。他們因而對極權的出現表現得不以為然，還會奢望這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，而沒有作出歇斯底里的反抗，因為，凡存在必合理。

因此，進步史觀所記載的總是（亦只能是）勝利者的歷史，而且是一個勝利者接著下一個勝利者的歷史，⁷沒有當權者會跟大眾說明自身的不合理性。因此，在有壓迫存在的世界裏，班雅明的史觀不是為全人類而設，而是為被壓迫者服務的。他並不奢求找到一套具有整存性的人類通史，因為這種通史只能與壓迫者合謀才能出現，被壓迫者非但沒有可能在這種歷史舞台中出現，更無法從這種歷史中獲得任何力量（甚至成為這種歷史底下的犧牲品）。這正正是他批評歷史主義的原因。為此，他得尋找另外一種對待過去的方法，一種能夠為弱者加持的方法。

在班雅明的史觀中，歷史並不只是過去。歷史是現在我們能夠辨認到的過去。的確，「過去」這個概念包含了天下間所有在以往發生的事情，然而，如果沒有人去進行辨認，選出其中某些事情並名之曰「歷史」，這一整片無邊的過去是了無意義的。如上文所言，歷史主義在歷史本質上是為勝利者服務的，因此，被壓迫者必須從自身出發，擔當起史家的任務，進行辨認過去的任務。

我們要辨認的是怎樣的過去呢？有別於歷史主義那種尋找事件中的關聯，然後順理成章寫成歷史，班雅明認為受壓迫者所能辨認到的歷史，必然是零碎的，而且充滿著各種「錯失的機會、未曾兌現的承諾和失落的希望」。俗語說：「有早知，

⁶ Benjamin, Walter, *Illumination*. Edited by Hannah Arendt.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. London: Fontana, 1973, P.261

⁷ Benjamin, Walter, *Illumination*. Edited by Hannah Arendt.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. London: Fontana, 1973, P.256

無乞兒」，如果那些機會、承諾和希望已經兌現，受壓迫者現在就不會是受壓迫者。班雅明的史觀，正是要大眾保持這種覺知，有意識地面對歷史，透過辨認和紀錄這些歷史碎片，讓兌現的機會再度出現。

班雅明認為，歷史碎片不是像貨架上的貨物那樣，只能等待著被辨認並帶走的一刻。由於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壓迫，因此對被壓迫者的傳統而言，過去不斷召喚我們認出種種錯失的機會，因為它們存在的目的就是把過去帶到「現在」這個獨特的片刻中，並與之結合，成為歷史。因此，對班雅明來說，「……過去的真相是一瞬即逝的，而且永遠不可能重現。因此班雅明認為歷史唯物論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保存過去的映像……」⁸因此，歷史是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下，我們能辨認出的過去。這種史觀的時間觀是靜止於相認的片刻。歷史是我們能相認的眾多歷史碎片和現在一刻的全景圖。這不是無意識的鑒古知今，而是有意識地使沉睡的過去在今天復活。

採用班雅明的史觀來說，我們每個人都能有一種帶有神學色彩的「微弱救贖力量」（Weak Messianic power），有如彌賽亞的誕生早就寫在經文之上一樣，我們每個人的出現都是使那些失落的過去重臨契機。啟示就是要我們做好解讀的預備，以便在彌賽亞重臨時，我們能與之相認。在困難面前，透過回憶，我們搜尋到那些正在向我們招手的歷史碎片，在這些碎片上，記載了那些「錯失的機會、未曾兌現的承諾和失落的希望」。只要我們有意識地搜索，我們就會知道那些碎片「時辰到」了，是時候把它們重新找出來。

有關地圖的討論——從班雅明式的史觀（時間觀）到空間觀（地圖觀）

歷史除了有時間的面向外，亦必然有其發生的場所。由於地圖正正是人類描述、設計、利用空間的工具，因此在論及歷史之時，不論在各種文獻、遺跡、二手史

⁸ 馬國明：《班雅明》。台北市，東大，2008，頁58。

料，還是博物館中，我們都會見到地圖的蹤影。歷史學者劉智鵬則以「左圖右史」來形容地圖和歷史在中國各地方志中的關係。⁹如果我們認同班雅明的史觀，並從中理解當中的時間觀，那麼我們又能否從地圖中得出一種班雅明式的空間觀呢？

在大學地理學的教材課本《地圖學原理》一書中，作者潘桂成替地圖下了這樣的一個定義：「地圖是依據**嚴謹之數學法則**，將地表上之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，透過**科學和美學**之綜合編繪方法，用**適當的符號**，**縮繪**在平面上之圖形，以表達出地景在質或量之區域差異，空間組織，及時間上之流變。」至於繪圖者又該是何人呢？陳國章在該書的序言中如此寫道：「……四、本書特別強調『製圖者』不應只是一位只懂用尺和用墨技術的『機械人』，而應是一個有血有肉而具有主體心靈的『地理人』，可以運用**科學和美學的步驟**，創作美妙的地圖世界。」¹⁰

製圖學希望能完美地複製／還原空間，然而，繪圖者自知不論是要表達自然景觀或人文景觀，都是有無數的限制，有見及此，他們才說是創作「地圖世界」。因此，潘氏和陳氏所言的地圖學是一種實證主義的變奏，意圖以「科學和美學」把空間現實**翻譯**成地圖。

董啟章在《地圖集》理論篇〈地上地——Supertopia〉一文中引述了意大利學者安伯托·艾可（Umberto Eco）一個有趣的假想：如何製造一幅一比一的地圖。¹¹艾可提出的做法是在帝國的上空拉出一張巨大圖紙，然後在上面進行點對點繪製。但當中最大的難題是，如果畫地圖的目的是要盡量如實摹擬地貌，那麼這種做法將無法顯示地上有這一比一的地圖這個現實。如要反映這個現實，則要在圖紙以

⁹ 劉智鵬：〈劉序〉，譚廣濂著：《從圓方到經緯：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藏珍》。香港，中華書局，2010。

¹⁰ 潘桂成：《地圖學原理》，台北市，固地文化事業，1995。

¹¹ 詳見 Umberto Eco "On the Impossibility of Drawing a Map of the Empire on a Scale of 1 to 1," *How to Travel with a Salomon and Other Essays*, trans. William Weaver, Orlando: Harcourt Brace & Co., 1995.

外加一張圖紙，重覆描摹。作者因此提出「地圖的本質就不是摹擬，它的終極追求也不是與大地同一。¹²相反，它的內在驅動力是駕馭大地，甚至塑造大地……地圖繪製的科學方法和數學根據……最終的目的並不是反映大地的真象，而是宣示對大地行使的擁有權、剝削權和解釋權。」〈地上地〉以非常形象化的方式，向我們道出一幅地圖的本質。把四維的空間翻譯成二維的平面圖，地圖注定是由無數的取捨、刪改和想像組成，而當中更牽涉「駕馭」、「塑造」、「擁有」、「剝削」和「解釋」等權力運作。

由於繪製傳統地圖，尤其是繪製「精確」的地圖是有物質上的限制，首先繪圖者需要受長時間的訓練，此外還需要科技上的支持才可以製作出精確的地圖。因此，平民百姓多數只能是讀圖者和使用者，很少會親自繪圖，也甚少會認為地圖上的權力不對等是一個問題。就如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很大程度受制於史家為我們提供了甚麼，我們對空間的理解（想像）很多時就因此受到地圖（繪圖者）的限制。如果一味深信不疑地讀圖，就不能看出「地理人」所創作的「美妙的地圖世界」正在喬裝為地表上的全部，打扮為那客觀中立的一比一地圖。然後，當權者則能指著地圖說：「這塊土地『應該』是這個樣子」時，我們更是無從反駁。

即使我們能夠成功地製造一比一的地圖，那又如何？就如班雅明所言，我們從來沒有可能從線性歷史上找到受壓迫者的身影，在那一比一的地圖上，我們也只能看到空間上的「空洞」和「同質」。如果班雅明會批評這種史觀，我們不妨嘗試將其洞見用以閱讀地圖。

如果班雅明式史觀是：

¹² 董氏《地圖集》原文為一小說，而據董氏所創造的人物安維真在《V城系列總序》中所言，《地圖集》的作者是「一群而非一位考古學者」。由於人物與作者的關係並非本文討論要旨，在這裏，為方便起見，我暫且將之稱為「作者」的觀點，「作者」的觀點並不等如董啟章的觀點。然而，我認為董啟章在《理論篇》中各文，在嬉笑怒罵的表面下，是經過深刻反思的有關讀圖和製圖的理論。

要把編寫歷史的責任從服務權勢的史家身上奪回，並分派到每個人身上。同時，他亦強調時間並非以線性模式進行，對於每個主體而言，每一刻的時間都有著不同的重量。歷史的重要性就是在「現在」這一刻，和過去的連結，記載歷史就是刻劃出這些過去的碎片和現在所構成的網絡，讓我們覺醒到我們所有的「微弱救贖力量」。

那麼，班雅明對地圖的空間觀則是：

要把繪製地圖的責任從服務權勢的繪圖家身上奪回，並分派到每個人身上。同時，在這種觀念下，每個地方（Place）也並非鐵板一塊的空間（Space），對於每個主體而言，每一個地方都有著不同的重量。地圖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在現在這一刻，我們能夠認出多少我們認為是重要的地方，在歷史的網絡上，再加上空間的考量，讓我們覺醒到我們所有的「微弱救贖力量」。

從傳統地圖到谷歌地圖（Google Maps）

傳統地圖有幾個物質上的限制，一、地圖需印於紙上。當中牽涉到儲存和繪製工具上的問題。二、在二維平面的局限上，為便於查找，每張地圖只能顯示該地圖所關注的主題，如果要較為立體地去查找地圖上的資料，你必需要有多張主題地圖，例如：如果我們了解一個地方的水利政策，我們需要擁有該區的人口圖、水利圖、政區圖、街道圖等等。三、由於人們相信地圖是專家繪畫的東西，而大部分人均不是專家，所以大眾與地圖製作一般難以沾上半點關係。這些物質上的考量，導致傳統地圖的繪圖權被壟斷在少數人的手上。就如歷史是記載一個接著一個勝利者的歷史一樣，傳統地圖也有著相同的本質問題，要透過地圖去感受和想像的空間，必然是勝利者所預設的空間。

丹尼斯·渥德在《地圖權力學》中〈地圖的作用在於替利益服務〉一章中如此說道：

「……所有的地圖……必然呈現了作者的成見、偏見與徇私（更別提較少被注意到的，製圖者呈現其心血時的藝術、好奇心、優雅、焦點、想像力、注意力、聰明與學識）。在描述世界的同時，描述者不可能不受到這些及其他特質的限制（或解放——這也是觀點的問題）。即使是指出來，也總是指向某處……而不是其他地方。」

就如透過改變史觀，我們對歷史的看法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，只要繪圖者（標籤者）願意承認以上種種不能與他本人分割的能力、情感與限制，並嘗試坦誠面對自己所見所想，且放膽在地圖上投射出這些只有他才能認出的空間想像，並與當下連結，這就經已非常接近班雅明的想法了。

相對於傳統地圖，地理資訊系統（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，GIS）的廣泛應用解決了其中幾項問題。數位處理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，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疊和互動。¹³更甚者，現在在谷歌地圖上，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，在谷歌提供的地圖內容框架上任意標籤，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。雖然我們並未能取代谷歌製作地圖框架，但是在數位地圖上開放命名和定義的功能來看，使我們看到班雅明式地圖的可能性。

班雅明式地圖——以領匯霸佔地圖為例

香港房屋委員會（下稱房委會）在二零零五年出售旗下商場及停車場等業務，成立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（下簡稱領匯）來管理，自此領匯積極翻新商場，提升租金，致使一般零售小店難以負擔，因而結業搬遷。在只有連鎖大店方能挺住（其中最諷刺的是，房委會的辦事處亦不能幸免，因受不了昂貴的租金而搬

¹³ 丁琪等：《地圖革命》。台北市，大地地理，2001。

走。) ¹⁴在這樣的情況下，領匯商場變得千篇一律。對於領匯，反對之聲其實一直不絕於耳，但是直到二零一二年三月，領匯推出一個名為「我們的尋味時光」宣傳活動，反領匯的聲音才能找到一個爆發點。

領匯是這樣宣傳其活動的：

「阮小儀與紀曉華（香港藝人及食評人）帶你穿梭各區，尋找伴著大家成長的老字號，細味牽繫街坊情的幾代食肆，品嚐濃厚風味的地方菜，到訪滿載兒時的回憶食店，三十個遍佈各區的尋味熱點，讓大家融入社區，感受香港的飲食文化風情及情懷。」 ¹⁵

由領匯這個被指責一直以來趕走小商戶和老字號、破壞社區網絡以及統一香港多元化的飲食文化的機構推出這個活動，大有「貓哭老鼠」的味道，網民怒氣一發不可收拾。這個活動推出後，網路上隨即出現大量二次創作，諷刺其「賊喊捉賊」的態度。除了一些指罵式的回應，如把「我們的尋味時光」改成「我們的尋你老味」外，還有人在面書（Facebook）創立領匯佔領地圖群組，召集網民於新設的谷歌地圖中「集合力量，一同標籤每一片被領匯佔領摧毀的土地位置」，他們認為，當「我們的記憶組合在一起，領匯對香港社會和香港人的影響，就會無所遁形，地圖上亦會出現領匯佔領香港的完整畫面。」 ¹⁶ 他們的行動方法如下：

「這次的『尋味時光』事件，正好給被領匯蹂躪多年的廣大香港市民一個

¹⁴ 有線新聞：房署辦事處因領匯貴租搬走，2011年12月25日。

¹⁵ http://www.thelinkreit.com/TC/news/Documents/Link_the_Tastes_Fact_Sheet_TC%28Final%29.pdf

¹⁶ 領匯佔領地圖. 領匯佔領地圖. 2012年4月10日
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ages/%E9%A0%98%E5%8C%AF%E4%BD%94%E9%A0%98%E5%9C%B0%E5%9C%96/354430731259015#!/pages/%E9%A0%98%E5%8C%AF%E4%BD%94%E9%A0%98%E5%9C%B0%E5%9C%96/354430731259015?sk=info> (存取日期: 2012年5月30日).

機會，抵抗這殺店、殺文化的兇手。與其單單在面書分享新聞，在狀況（Status）寫一句「尋你老味」，倒不如有系統、有組織地集合香港人的力量，寫下領匯逐漸摧毀香港小社區發展的罪證。我們或者都只是熟悉一兩個領匯商場，只目擊一兩間老店的衰亡，但只要我們集合起來，就能把領匯『霸佔』香港的整體現象，全面地呈現出來。

如何集合力量？

我們用谷歌地圖弄了一個名為『領匯霸權地圖』的個人地圖，現開放給公眾，一同標籤每一片被領匯佔領摧毀的土地位置。除了標籤位置外，最重要的是在標籤寫上領匯如何侵佔商場（包括有甚麼小店被趕走了、換成甚麼店、價錢選擇的變化、外貌裝潢的改變等）。當我們的記憶組合在一起，領匯對香港社會、香港人的影響，就會無所遁形，地圖上亦會出現領匯佔領香港的完整畫面。」¹⁷

谷歌地圖一直都有顯示出領匯各個商場的所在位置，但是在人們加上標籤之前，這些位置只不過是地圖上眾多同式同樣的符號中的其中一個，無人會留意到當中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。在原本的地圖上，我們並沒有看到時間的流轉，商場

¹⁷ 以黃大仙 慈雲山中心為例，網民紀錄了這些故事：

「(1) 吉之島(已結業) 未由領匯接手前，6-7/F 吉之島做得好地地，food court 更係老人家、學生哥的打躉之地。過時過節又有好多特賣，由中下價到平價嘅貨品都有。今日變成惠康萬寧椰林閣，這個老人區還可以唔駛錢坐底抖下打牙較嗎？

(2) 恆信文具(已結業) 地下好運街市上斜，由慈雲山中心開張以來都一路响度。價錢公道，買夠\$100 有 9 折，以前唔記得帶銀包仲會叫你「下次行過先畀返啦」，夫妻檔的街坊舖勁有人情味。結業前，老細話領匯勁加租「都係做學校區班學生哥生意仔點交咁貴租？不如摺埋佢算數。」後來變咗蛋撻王，而家變咗 7-11....

(3) 以前有兩間書報社(唔計街市)，但相繼結業後想買報紙雜誌除咗去街市之外，只可以幫襯 7-11

(4) 以前應該有大約 4 間髮型屋(今日都仲係)，但洗剪吹價錢由最初 50 幾變到差唔多 100 蚊，比舊樓果邊仲要貴幾十蚊 (我估最大因數都係租金問題) ...喂大佬...屋邨生意嚟架...吓吓貴人哋幾十蚊，即係叫人去第二度幫襯啫」

和街道均是無情的建築物，彷彿可以永遠以勝利者的姿態屹立於地圖之上。然而，這幅「領匯霸權地圖」卻揭穿了地圖中立客觀的喬裝。這片由大家的回憶構成的地圖正是班雅明式地圖的例子。

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地從服務權勢的繪圖家身上奪回繪製地圖的責任，¹⁸但我們卻能各自在地圖上紀錄我們和那些被迫走的小店回憶。正正是因為我們擁有這「微弱救贖力量」，我們才能在圖上紀錄這一段段有關該地方的歷史。同時，在這種觀念下，每個地方（Place）則變成非鐵板一塊的空間（Space），對於每個主體而言，每一個的地方都有著不同的重量。地圖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在這一刻，我們能夠認出多少我們認為是重要的地方。「領匯霸權地圖」更集合了一眾由壓迫者各自的感受紀錄而成歷史的碎片，在現在這一刻，在領匯肆無忌憚的一刻被集體地「辨認」出來。領匯上市時所吹噓的美好將來，非但沒有實現，在這幅圖上我們能清楚看到領匯在每個弱者身上所施予的壓迫。

後記

其實像「領匯霸權地圖」模式的用圖法並不是甚麼驚天動地的發現，其他有趣的例子首推草原地圖。¹⁹然而，我認為本文的重要性在三點，一是把班雅明的歷史觀推廣至空間層面；二是希望透過地圖這種比較大眾化的媒介，把班雅明的理論翻譯成較易消化的版本；三則是指出地圖作為抗爭的工具的可能性。

¹⁸ 也許，如果要香港重新畫圖，反而不能造成同樣的效果，因為城市人是不會投放大量時間去做這件事的。要知道，在高度城市化中，閒暇是奢侈品。假若因要重新繪圖而使參與者大量流失，借用現有的谷歌地圖是可行的對策(tactic)。

¹⁹ <http://lawnmaphk.org/portal/#3>

參考資料：

1. Anderson Benedict. *Imagined Communities: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*. 2nd. London: Verso, 1991.
2. Arendt, Hannah. *The Human Condition*. 2nd. Chicago and 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8 (Ori. 1958).
3. Benjamin, Walter. *Illumination*. Edited by Hannah Arendt.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. London: Fontana, 1973.
4. 丁琪等：《地圖革命》。台北市，大地地理，2001。
5. 劉智鵬：〈劉序〉，譚廣濂著：《從圓方到經緯：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藏珍》。香港，中華書局，2010。
6. 有線新聞，房署辦事處因領匯貴租搬走。2011年12月25日。
http://cablenews.i-cable.com/webapps/news_video/index.php?news_id=374460 (存取日期: 2012年5月30日)。
7. 渥德丹尼斯著，王志弘等譯：《地圖權力學》，台北市：時報文化，1996。
8. 潘桂成：《地圖學原理》。台北市，固地文化事業，1995。
9. 畢恆達：〈中文版序〉，渥德，丹尼斯著：《地圖權力學》。台北市，時報文化，1996。
10. 董啟章：《地圖集》。台北市，聯經，2011。
11. 領匯佔領地圖，領匯佔領地圖。2012年4月10日。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ages/%E9%A0%98%E5%8C%AF%E4%BD%94%E9%A0%98%E5%9C%B0%E5%9C%96/354430731259015#!/pages/%E9%A0%98%E5%8C%AF%E4%BD%94%E9%A0%98%E5%9C%B0%E5%9C%96/354430731259015?sk=info> (存取日期: 2012年5月30日)。
12. 馬國明：《班雅明》。台北市，東大，2008。